

曲徑通幽：《國民新聞》時期 穆時英的創作與馬克思主義¹

王賀²

摘要：關於《國民新聞》時期的穆時英的創作及其思想觀念，學界向來缺乏研究。本文即以新發現的四篇穆氏集外文為討論綫索，對此問題予以初步討論，並認為：穆氏在此時期的思想觀念，固然存有為其服務的政權張目的事實，但在其觀念本身、乃至其思想的“內在理路”等方面，都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潛在影響，至死未休，可稱為“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這在近現代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值得深入研究。

關鍵詞：《國民新聞》；穆時英；馬克思主義

1940年3月22日，《國民新聞》報在滬創刊，穆時英任社長，然就任未久，其不幸於6月28日身故。在擔任該報社長一職期間，穆氏發表過不少政論、雜文。但由於這些文章的署名，並非穆氏本名或其常用筆名，甚至時常並不具名，考證難度較大，因此，自發表至今，均未能收入《穆時英全集》。其中，目前唯一被考證出、屬於穆氏手筆者祇有二篇：其一為在該報創刊當日之綜合版“每日座譚”欄目所發表之雜文《論戰時穎【頹】廢》，署名“龍七”；另有一篇為非正式的文稿，即在其身故當日所撰之啓示手稿，

¹ 本文係202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感覺派佚文發掘、整理與研究”（批准號：20CZW045）的階段性成果。

² 王賀，男，文學博士，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上海師範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副主任。

略謂該報將恢復“社論”欄目，囑將“此啟事用十號字刊登第一版顯著地位”。¹以上諸種，我在寫作《穆時英年譜》時業已記入（該書即將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不過，也正是在完成這一研究計劃及展開“新感覺派”研究計劃過程中，我同時發現，至少另有四篇文章，有較大之可能為穆氏所作。為便討論，先將這四篇新材料的全文，及有關事項，整理說明如下：

（1）發表於該報創刊號、署名“編者”的《關於本版》：

中國買辦統治階級在這次戰爭中的最大勝利是依賴的加強和獨裁的加強，而依賴和獨裁也是帝國主義給與買辦政府的主要任務，但依賴和獨裁是違反人民的利益的，買辦統治階級要完成它本身的任務，就不能不用欺騙代替真理，用喧嘩來掩蓋真理，三年來普遍流行的官話就是欺騙和喧嘩的具體工具，向買辦統治階級實行鬥爭，首先要指出官話的虛偽，要剝去官話的堂皇富麗的外衣，使真理的聲音和現實的聲音能夠透發出來，這是每一個愛好真理的人所應該致力的地方，也就是本版所預備致力的地方。

買辦政府除了推行官話意外，還有一個毒辣的方法把輿論機關的大門緊緊關閉，而用它自己的聲音去冒充人民大眾的聲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祇聽得見官僚的聲音而聽不見人民的聲音的緣故，向買辦統治階級鬥爭，不但要指出其虛偽和醜態，並且要爭取發言權，要用人民大眾自己的聲音來討論問題，使官僚的聲音無從抹殺現實。為人民大眾建造一個講台，這是每一個愛好真理的人所應該致力的地方，也就是本版所預備致力的地方。

以上，就是我們發刊本版的旨趣。

按：本文之旨趣，與《論戰時穎【頹】廢》幾相仿佛，意在批判重慶國民政府之為“買辦政府”，而汪政權及其麾下之《國民新聞》，正欲宣揚真理，

¹ 楊震、陳建軍：《新發現的穆時英佚文佚簡考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3期，第51—53頁。

使人民大眾自由發聲。又，其署名“編者”一點，揆情度理，或為穆氏作為社長、編輯，而不慾使自家文字、示之以個人名姓之代稱，另一方面，本文或可視為該版面（綜合版）乃至該報的“發刊辭”，因須以較居客觀地位之編輯名義發聲，而非以包括社長、編輯在內的其他任何從業者之個人名義發表。因此，此文或同屬穆時英所作。

（2）是年3月24日發表於該報的社論《國家至上與買辦統治》（不題撰人）：

重慶買辦政府有一句口號：國家至上。這句漂亮的口號正是十足的欺騙。

統治者時常要求人民把國家看作一個高於一切的神聖存在，要求人民無條件地服從國家；用種種方法使人們相信國家超越社會，超越階級；使人民相信國家為大眾所共有，為大眾所支持。這觀念已經被宣傳了幾千年，而統治者利用這觀念來欺騙人民也已經好幾千年。

國家是件【什】麼呢？國家是社會的產物。國家不是高出於一切的、超然的機構，而是抓在統治階級手裏的統治工具。國家的具體代表、政府，正是具體的統治機構。一切統治者利用國家來支配人民大眾，中國買辦階級也利用國家來支配中國的人民大眾。重慶政府正是中國買辦階級的具體統治機構。所謂國家至上者，其真正意義就是買辦統治之上。

統治者在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對外作戰的時候，總是提出愛國主義的口號來掩蓋作戰的真正目的。沙皇用這樣的口號來驅使人民到戰場上去死亡，威廉二世用這樣的口號來脅迫德國的人們到壕溝裏去流血，而重慶買辦政府所用的也正是被一切統治階級運用過的、傳統的策略。無論統治者提出的口號的形式怎樣不同，這些口號的真實意義與作用都是同樣的。國家至上也好，保護祖國也好，其意義與左翼祇在於號召人民大眾去替統治者服務，去為了和自己無關的事情而犧牲生命。

對於重慶買辦政府的國家至上口號，我們的第一個答覆：是人民至上；第二個答覆是：停止戰爭；第三個答覆是：交出政權。

按：本文之觀點，亦與《關於本版》較接近，另有資料稱，該報社論，多出穆氏之手，是故此文或亦屬穆氏所作。

（3）是年3月25日發表於該報的社論《買辦氣質》（不題撰人）：

買辦統治階級不但不要真理，而且把握不住真理。他們對於國際形勢的演變方向從來不曾作過一次正確的判斷，對於國內局勢的演變本質也從來不曾有過一次正確的認識。這次對於國府改組還都的理解，從他們一貫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產生出來的，庸俗而淺薄的理解，就十足暴露了他們的愚蠢與買辦氣質。

他們把國府改組還都這一客觀現實的豐富內容單純化；把國府改組還都所包含的，國民政府的本質的變動看作單純的人事調整。

他們一方面無法理解這一現象的真實意義，一方面又企圖用誣衊來抹殺這一現象的真實意義。

國府改組還都是一個承啟後的歷史焦點。改組還都後的國民政府是對舊國民政府的否定，同時也是對舊國民政府的繼承。否定是否定對帝國主義者的依賴，否定買辦性，否定由依賴和買辦性發展下來的一切腐化現象。繼承是繼承為買辦階級所竊取的，孫總理手訂的法統和制度；繼承為買辦階級所玷污了的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

改組還都後的國民政府是一個起點，一個向全民政治，向復興建國前進的起點。它所走的兩條大道是實現和平和實施憲政。

可是，這些，買辦統治階級是不會理解，不願理解，也不敢理解的；因為，對於國府改組還都的意義的理解，就是對於買辦統治階級的沒落的必然性的理解。

對於庸俗的買辦統治階級，對於買辦們的無知的發言人，我們所感覺到的不是憤慨，不是憎恨，而是憐憫和輕視。他們的歪曲和中傷並不能損害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分毫，祇會揭發他們的本身醜惡，促進他們本身的沒落。

（4）是年3月27日發表於該報的社論《買辦們的喧嘩》（不題撰人）：

買辦統治階級最害怕的是人民的覺醒，是人民的起來。他們寧願喪失國土，寧願偏安，卻不能不堅決反對把政權向人民開放。可是人民卻始終覺醒並且起來了。誣衊沒有用，挑撥沒有用，中傷沒有用，甚至暗殺和屠殺也沒有用。對於買辦統治階級的制壓，中國人民大眾的答覆不是等待，而是行動。國民政府的改組還都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實現了的；中國人民大眾踢開了捐客，踢開了買辦，在汪主席與國民黨的領導下，直接處理並解決國是。

面對着沒落的命運的買辦們怎麼樣呢？除了戰慄以外，祇有慌張。買辦們的發言人怎麼樣呢？除了戰慄以外，祇有喧嘩。

市井無賴們在自知理虧的時候，便指手劃腳，裝成理直氣壯的模樣，其目的在於利用旁觀者的錯覺，使旁觀者一時辨不清是非；在沒有道理可講的時候，便大聲鼓噪，其目的在掩蓋對方的聲音，使旁觀者一時看不清問題所在。指手劃腳者，因為他明白真理不在自己這邊；大聲鼓噪者，因為他知道真理是在對方那邊。買辦統治階級的發言人所用的理論鬥爭的方法就是這樣的市井方法。

市井無賴們在明知無可爭論的時候，便信口謾罵，含血噴人，其目的在拖人落水，使旁觀者把是非之爭誤認為意氣之爭；便東拉西扯，賭願發咒，其目的在避免論點，使旁觀者不注意對方的話。信口謾罵者，因為他明白真理不在自己這邊；東拉西扯者，因為他明白真理是在對方那邊。買辦統治階級的發言人所用的，理論鬥爭的方法，就是這樣的市井方法。

人在恐懼的時候就大聲叫喊，在買辦統治階級的喧嘩中，我們所聽見的正是買辦統治階級在沒落前夜的太息，正是中國人民大眾在勝利前夜的歡笑。

按：上述二文，不僅與《論戰時穎【頹】廢》《關於本版》《國家至上與買辦統治》諸文觀點接近，而且，在此基礎上，還力圖證明國府還都南京（即汪政權建立）的歷史必然性，乃為取代作為買辦統治階級之代表的重慶政府，宣示了汪政權意慾“實現和平和實施憲政”的所謂施政綱領，並與“買辦統治階級的發言人”展開理論鬥爭，指斥對方的“理論鬥爭的方法”是信口謾罵、東拉西扯式的市井方法，與前述三文一脈相承，因此，亦有較大之可能同為穆氏所作。

那麼，我們究竟能透過上述新材料，看到穆氏生平著述、思想觀念的那些新的面相呢？統觀上述四文，固然與其所不齒的“買辦統治階級的發言人”的“理論鬥爭的方法”略有不同，但仍頗為空疏、浮薄，既不能見其之於對方觀點的具體的、逐條的分析，亦不能就自家論述進行更加充分、周密的論證，因此，我們似不必將其看作一個個需要細讀的文學文本，而正可從其他的視角出發，對其做出初步的分析與討論。不過，這裡所謂的其他的視角，在我看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視角。

如所周知，穆氏早期曾有《南北極》等“底層寫作”，與左翼新文壇關係較為密切（《南北極》一書之初版，亦由左翼背景的湖風書局出版），但後來二者因故交惡，漸行漸遠，似乎說明穆氏已與馬克思主義絕緣，走向了它的對立面。但是，作為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思想學說，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似乎並未從穆氏的精神世界真正遠離。相反，從這些文章看：首先，穆氏的很多觀點，與馬克思主義者、尤其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社會、革命、戰爭性質的判斷，如出一轍，許多觀點非常接近，後者的有關表述，在抗戰勝利之後，尤其集中、明確；其次，更重要的是，穆氏思想的“內在理路”，

亦即其所謂的“理論鬥爭的方法”，可能也還是馬克思主義式的，亦即：

(1) 在分析中國社會、革命、戰爭的發展方向時，其採用了階級分析的方式。

(2) 在判斷一政權、一階級、一共同體的根本性質時，仍從生產資料決定上層建築這一視角出發。由此出發，不能掌握生產資料，不事生產，而情願受雇於外國資產階級、為之充當僕役的買辦統治階級，必然不能擁有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3) 在批判重慶國民政府，乃至為汪政權的合法性作出辯護時，仍從人民大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是否能夠代表人民大眾，並為其發聲這一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基點進行思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穆氏亦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將國家視為統治階級統治人民、支配民衆的工具，將政府、政權視作國家意志的代表。由此出發，他發現，所謂的“國家主義”，無外乎是維護現行政權、亦即贊成“買辦統治”的代名詞。

(4) 在解釋重慶國民政府作為買辦統治階級，因此不能“正確”理解國府還都南京、汪政權建立的意義的原因時，認為這是“從他們一貫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產生出來的”，並認為“他們一方面無法理解這一現象的真實意義，一方面又企圖用誣衊來抹殺這一現象的真實意義。”還表示，“改組還都後的國民政府是舊國民政府的否定，同時也是舊國民政府的繼承。否定是否定對帝國主義者的依賴，否定買辦性，否定由依賴和買辦性發展下來的一切腐化現象。繼承是繼承為買辦階級所竊取的，孫總理手訂的法統和制度；繼承為買辦階級所玷污了的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這些論述，不僅具有相當的辯證性，而且正顯示了在穆氏的思想世界中，世界觀與方法論的中心地位。換言之，作為認識世界、指導實踐的思想利器，馬克思主義被認為是擁有了正確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穆氏雖然未必贊成這一具體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但

他同樣認定，世界觀與方法論，對於理解中國現狀及其未來發展走向的重要性、必要性。

因此，穆氏雖然並非是一個正統的、主流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此時的政治觀念，或者至少從其所發表的文章看，在某種程度上，或可被稱為“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因為哪怕是在一般被批判的此一所謂“落水”¹時期，在穆氏的思想觀念、資源中，其實仍然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來自馬克思主義。我把這個過程概括為“曲徑通幽”。然而，其何以走向“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我想，原因雖然很多，但有一根本性的因素，即來自馬克思主義本身。馬克思的政治哲學、社會階級論分析框架、人民史觀、國家觀念、政治經濟學分析等等，都有極強的生產性和解釋力，特別是在近縣代、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尤其是在被俄國化、日本化、中國化以後，就更是如此。新的話語體系——中國馬克思主義——從二三十年代開始快速發展，至今已成主流意識形態，但是，當我們重新檢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起承轉合，可以發現，其間不祇有中共黨員、左翼知識人的理論與實踐，而且是各種知識群體或顯或隱，都參與期間，在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之間，共同發展、形成今天的局面。

也因此，從更大的範圍來看，作為“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穆時英，就不僅是一個上海現代主義者、中國“新感覺派”先驅、落水文人，而具有了思想史研究的意義。簡言之，穆氏的這一言論、行為，在近現代思想史上，頗為特殊。首先，其與一九二〇年代的反社會主義者不同。在社會主義論戰中，梁啟超及“梁啟超系”常以社會主義者或社會主義的同情者自居，但在其他人眼中，卻是道地的社會主義的反對者、“反社會主義者”，

¹其實，穆時英究竟是“漢奸”，還是重慶國民政府的地下工作人員一點，至今尚未定讞。有關此問題的重新研究，請參拙論：《穆時英真實身份之再考察——以新發現的穆氏英文小說 *The Birth of A God* 為線索》（待刊）。

而披以惡名。¹ 穆氏從未以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自居，也很少被認為是此思想學說的“同路人”，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中期至抗戰爆發以後，更無此種情事。其次，其與胡適、徐志摩等人（他們都是穆氏的老師，都在光華大學教過書）很早就曾接觸過馬克思主義，關注過蘇俄的社會主義革命，後又表示堅決之反對者不同。穆氏的反對，或是與三四十年代的左翼狂潮之間的疏離，確為事實，但從其思想的“內在理路”來看，仍與後者所信奉的馬克思主義之間有明顯的聯係，甚至我們也許可以說，他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反對，仍是馬克思主義式的，他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不少。復次，其與後來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毛澤東思想”等中國馬克思主義猶有所不同。末次，更與目前被定義為當代中國反馬克思主義的三種主要類型——民主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截然不同。

而如何深入這一特殊現象，也許就是我們今天發掘、整理文獻，重新研究《國民新聞》時期穆氏創作的意義之所在。

¹ 夏春璐：《簡報|周月峰：“反社會主義者”的形成：“梁啟超系”與早期中共認知中的社會主義論戰》，網址見：<https://mp.weixin.qq.com/s/0Dxo73UljIUcG6xKfq11VA>，2022年12月9日檢索。